

· 一百年与二十年：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史（十九） ·

时至今日，恐怕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人工智能已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更成为重构人类认知方式、文化生产与精神生活的深层力量。而人文学科，作为由人类主观性主导的活动，其本质、形态、未来发展等显然需要新的技术条件下重新探讨。近日，辽宁师范大学成立人文高等研究院，在首场活动“AI与当代人文学科发展的走向”学术研讨会上，多位专家围绕相关问题展开研讨，本刊邀请张隆溪、陈晓明、张学昕三位学者撰文，特刊于此。

——主持人 王尧 叶祝弟

人工智能、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张隆溪

【内容摘要】 以历史的长镜头审视科技进步与人文延续之间的辩证关系，可以看到科技发展的根本目的应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取代人的精神创造。在AI看似无所不能的今天，人文学科常被贴上“无用”的标签，但人文学科、人文教育塑造的是人的道德意识、文化认同与批判思维，是一个文明得以凝聚、延续的灵魂所在。AI写作居于“语言金字塔的中低层级”，它无法触及创作中最核心的生命体验、情感温度与独创性思考，因此，在AI时代应守护“寸心”，进而凸显人文研究和人类文化精神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 人工智能 主体性 创造性 人文学科 语言金字塔

【作者】 张隆溪，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讲座教授。（长沙 410081）

历史上每次科学技术的变革都在某一方面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或生活形态，也对过去人们以为常的方式或形态形成挑战甚至构成威胁，从渔猎社会进入农耕社会，从农耕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无不如此。从历史上看，16世纪哥白尼提出太阳中心说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认识，但对人类生活有更直接影响的是工业革命后出现的蒸汽机、火车，以及后来出现的汽车和飞机等重大发明，这些机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活动的速度和范围。20世纪的数码革命产生出各种电子装置如电脑和手机，以及互联网和多种社交媒体，从根本上改变了人获取信息和通讯交往的方式和范围。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事例。科学技术的进步归根结底是为人服务的，目的是使人能够





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使人的生活变得更方便、更舒适、更美好。这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设想的人类社会进步的意义和终极的愿景。他想象在未来物质极大丰富、科技高度发展的理想社会里，人可以克服异化（Entäußerung, Entfremdung, alienation），从异化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去从事充分发挥自己兴趣和才能的创造性活动。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和人之自我异化的超越。他以充满热情和幻想的笔调写道：

共产主义就是人作为社会的人（即人之为人）完全回归到自己，是在此前发展出来的全部财富中意识到而且完成的回归。作为充分发展的自然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就相当于人文主义，而作为充分发展的人文主义，就相当于自然主义；这是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真正的解决，是存在与本质、外化与自我肯定以及自由与必然、个人与种类之间斗争真正的解决。^①

① 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and K. Marx and F.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trans. Martin Milligan,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1988, pp. 102-103.

青年马克思这段充满激情和理想的话，以黑格尔辩证回归的方式表述人类历史的进程，现在看来仍然是一个激发人想象的愿景，同时也带着一点乌托邦理想社会的色彩。然而历史的发展相当复杂，这种理想的社会直到现在，也还不是人类社会的现实。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使人的生活变得更轻松、更方便、更舒适的同时，却并没有使人类的世界变得更理想、更公正、更和平。我们不要忘记，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产生更好、更有效力的药物延长人的平均寿命，同时也产生更具杀伤力和毁灭性的武器，甚至威胁到人类本身的生存。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人服务，而现实世界里的人却各种各样，维护各自利益。在地缘政治的复杂环境里，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没有得到解决。由此可见，要真正解决人类的各种问题，最终还是需要人使用理性的思考和政治的智慧。这就是说，人类世界永远需要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科学技术处理的基本上是形而下的范畴，而人类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精神文化则基本上是形而上层次的问题，而这类问题如果没有人的主体性和政治智慧，仅仅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不可能充分解决的。

科学技术近来最引人注目的发展是 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即人工智能，在帮助人解决各种问题的同时，也对人本身的能力甚至价值提出挑战。与过去各种机械和器具的发明不同，人工智能在大数据的基础上产生出强大的“智能”，似乎比一般人更快更全面地掌握材料，做出方案，解决问题。如果说人之为人就在于人具有理性思维，能通过语言互相沟通交流，依据逻辑作出判断并行动，那么，人工智能现在已经在许多方面能够依据数据库做同样或类似的事情，甚至做得更快、更准、更好。早在 1997 年，由许峰雄领头的 IBM 设计团队，就在经过数次调试之后，用命名为“深蓝”（Deep Blue）的电脑击败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其实飞机可以上天，汽车可以跑得比人快，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但电脑击败象棋世界冠军不是在体力方面超过人类，而是在观察棋局、计算和规划下棋步骤方面胜过了人类，也就是说在运用智力方面，电脑胜出。于是消息一出，在当时便引起一阵轰动。然而象棋毕竟是一种竞技，和各种体育竞赛的活动一样，有一定的规则，棋局的变化也有一定的数量。“深蓝”击败象棋世界冠军证明电脑的机械记忆可以比人脑强，在数字运算方面比人快，现在这也已经成为一种常识，大家也不再觉得惊讶。对于人类世界，这件曾经轰动一时的事情，也像别的许多大事件一样，现在已经成为历史记忆的一小部分，而且也和其他许多类似的事件一样，逐渐被人淡忘了。现在还有谁注重这件事，谈论这件事，甚至记得这件事呢？人类世界仍然继续前行，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二十多年过去了，电脑和人工智能技术又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像 ChatGPT 和 DeepSeek 这样

多功能的大型语言模型(LLM, large language model),可以在大数据的基础上,为各种问题提供答案,翻译文本,甚至生成文本。于是现在有不少人认为,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必将甚至已经取代人做许多事情。与此同时,更有不少人觉得,人文学科不同于科学技术,没有实用价值,似乎可以抛弃了。的确,如果我们把人所从事的各种活动和工作由简单到复杂想象成一个逐渐积累起来的金字塔,那么,人工智能的发展也许可以取代这个人类工作金字塔中一大半层级的工作,即中等以下层级的工作都可以用机器人去代替人工操作。现在自动化生产已经不是什么新奇事情,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也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到工农业、基础建设和军工生产等各个方面。在这个时候,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的所有能力呢?人类精神文化的价值是否丧失了意义呢?人文学科目前似乎面临极大的压力和挑战甚至产生了危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此就不需要人文学科或人文教育了吗?

人文学科即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与人类文化传统、精神价值相关的知识领域,从来就不同于科学尤其不同于与人之衣食住行直接相关的工程和技术,抒发人之所感所思的诗文更是如此。因此,从物质和实用的观点来看,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从来就是无用的。在西方,古代就有诗与哲学之争,柏拉图要把诗人逐出他设想的理想国,诗曾受到哲学的排斥;到中世纪,基督教精神成为统治一切的意识形态,连哲学也成为宗教神学的奴婢;而到近代,人文学又受到科学技术强大的压力。在中国,历来更注重立功、立德,其次才是立言。孔子说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汉代的杨雄虽然是个文人,却自我否定说文章乃“雕虫篆刻,壮夫不为”(《法言·吾子》);清代的顾炎武援引《宋史》中的说法,“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与人书》);清代落魄的诗人黄景仁说得更可怜,“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杂感》)。这些当然都代表一种极端轻视文或抱怨文被极端轻视的看法,但中国传统中也有强调文之重要性的另一面的看法。孔子也说过:“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曹丕的《典论·论文》更肯定文之永恒价值,认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对绝大部分受过一些教育的中国人来说,大概没有“文”,就很难想象“中国”。所以从精神和文化的观点来看,人文学科对人而言,从来就有无可取代的价值。无论中国的科学技术如何发展,多么重要,中国之所以是中国,将永远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传统和丰富的精神价值。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可以把国家和民族凝聚为一个整体的精神文化传统,就不可能有充满活力的现在,更不可能有充满希望的未来。凡是质疑人文学科价值,觉得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使人做的一切都变得多余,都可以被机器取代的观点,都是短浅的看法,也必将被证明是偏见。

人应当接受教育,而人文教育对于培养一个公民的人格、道德意识,形成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认同,都是必不可少的。换句话说,人要成为人,人之为人,就必须接受人文教育,受文化的熏陶。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这是认识到人和其他一切生物一样,为了生存,都自然而然有利己的倾向,如果没有接受教育,缺少伦理道德的观念,人和禽兽就没有什么区别。主张人性善的孟子尚且有这样的认识,主张人性恶的荀子就把这个道理讲得更清楚了。荀子认识到人和动物一样,为了生存和发展,都必然是利己的,所以人的本性是恶的,只有通过“伪”即“人为”、后天的努力,才可以改变恶之本性而获得仁义礼智(《荀子·性恶篇》)。和强调进步和创新的科技不同,人文教育总是不断回到传统和经典,在



过去的历史和文化中寻找思想和精神的资源，从中获得对当前和未来的启示。一个社会若缺少人文教育和文化传统，人失去对社会、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而只剩下对个人利益的追求，那这个社会就会变得碎片化，甚至容易造成混乱，发生各种矛盾和冲突。所以荀子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荀子·礼论篇》）人文教育的意义就在于此，如果没有人文教育，缺乏社会认同感和公共道德意识，缺乏对精神文化价值的追求，就很难设想一个人们可以和睦相处的文明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里人被机器取代，受到掌握机器的当权者的控制，那么，这将成为一个梦魇式的反乌托邦世界。在20世纪以来的文学和电影里，已经有许多这种反乌托邦的幻想和警示，作家和艺术家们早已敏感地意识到这种去除人类文明的危险，呼吁我们应当坚持而且维护人作为人的最根本的价值。

在人的一切活动中，语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重新审视亚里士多德给人下的一个定义：“人是有逻各斯的动物”。人们过去把这句话通常理解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但希腊文的logos不仅表示理性，而首先是“语言”和“说话”的意思。动物也有互相沟通的语言，但那只是对当前情境的反映，或呼唤同伴，或看见有危险而发出警告，但人则可以通过语言和思想观念“超出当前实际，具有未来的意识，这也就成为人之为人的一个特征”。通过语言交流，人可以产生各种概念，使人们可以共同生活在一起，形成各种社会习俗和政治制度，并有组织地分配人的劳动。于是归结起来，伽达默尔说，我们可以把亚里士多德那句话重新解释为“人是有语言的动物”（“Mensch ist das Lebewesen, das Sprache hat”）。^①人之所以为人，人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就是人使用语言。

然而人的自然语言既是交往表达所必需，又有可能含混而产生歧义，引起误解，所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许多哲学家都强调语言不可能充分达意，甚至否定语言。在西方，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甚至到维特根斯坦，都曾批判语言。这就是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所谓西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在中国，道家哲人也否定语言能传达真正的道理，所以老子出关时，关尹请他著书，虽然他著书五千言，却在《道德经》一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也就是说，语言能够道出的，已经不是真正的“常道”了。庄子更常否定语言，认为语言无用，但他又不断使用语言，而且“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悦”，他认为天下众人大多昏聩懵懂，“不可与庄语”，于是他“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庄子一方面说语言无用，另一方面又用各种手法使用语言，而且用具有不同功用的“卮言”“重言”和“寓言”来言说那不可言说者，这岂不是自相矛盾？经常和庄子争辩的惠子就指出这个矛盾，而下面这段对话就表现出庄子对使用语言的看法，提出了用与无用的辩证关系。

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庄子曰：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天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厠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庄子·外物》）

由此看来，有用与无用取决于你是从哪一个观点看问题，而且有用与无用是一种辩证转换的关系。就语言而言，认识到“言无用”，不拘泥于词句，不死心眼地相信每个字、每句话都是真理，那就可以使用语言而不会“死在言下”。作为人，既有物质生活的实际需要，又有精神生活的追求，没有人真能不食人间烟火，因为没有基本的物质条件，人就不能生存，所以物质和实际的用处是人所必需的。但人又不只有对物质的需求，如果只有物质的满足而没有精神文化的追求，那样的

① Hans-Georg Gadamer, "Mensch und Sprache (1966)," in *Hermeneutik II, Gesammelte Werke, Band 2*, Tübingen: J. C. B. Mohr, 1986, S. 146; 英译参见 Hans-Georg Gadamer, "Man and Language (1966)," in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trans., David E. Lin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p. 59-60.

人生就是异化的人生，其“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就更是可怜而且可悲。人有精神文化的追求是因为人需要完善自己，要有对过去和周围环境的了解，有关于历史和外部世界的知识，有综合分析和批判思考的能力，还要有审美的愉悦和享受也即对美的敏感和对善的追求。这些都是人文学科可以提供给我们的知识和能力，而培养人的批判思考的能力和向善的伦理原则，更是教育的终极目的。人工智能在提供知识方面，可以给人很大的帮助，但由于自然语言数据库本身往往反映了文化、政治、种族、地域、性别等现实世界里的各种差异和偏见，人工智能在回答问题或生成文本时，也难免会产生这样的差异和偏见。人工智能的大型语言模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自然语言或者说现实社会的平均值。如果我们把人使用语言的各种层级也想象成一个金字塔，那么，可以想见随着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人工智能将会取代这个金字塔相当部分层级的运作。但无论是在行动还是在语言和思考的层面，人工智能都不可能取代金字塔更高层级的部分，因为那不是有一定规则可循的部分，而是人发挥想象和创造力的部分。基于数据库的人工智能虽然在计算和依据规则来运算和预测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但无论多么强大的机械记忆和联想，都永远不可能取代人脑的理解力、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就是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关于人工智能的兴起对人文学科的挑战及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已经有很多的讨论。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积极参与了这一讨论，他提出的许多看法，我认为都值得我们认真参考。他坦承人工智能对人文学者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对一向关注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提出了很多极有针对性的建议。从他好几篇谈论 AI 的文章里，我觉得颇受益的是他对人文学科与科技发展的一些基本看法：“理想的人机协调，不是人变成机器，或人被机器控制，而是人借助机器，达成美好生活，提高精神境界。也正是着眼于这一点，我对人文学的前景，依旧保留谨慎的乐观。”^①

我一开始引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因为马克思设想的理想社会就是人文精神充分发展的社会，即具有一种充分发展的“人文主义”(humanism)。在人完全克服了自我异化，无须为物质生产操劳的时候，如何满足人的精神追求的问题就愈加凸显出来。所以人工智能越是充分发展，精神和人文的价值就越是重要，因为在那种情形下，人之为人或人本身的价值，已经不在于物质意义上的生产活动，而在于人之精神意义上的生产活动，而最能展现人之精神价值的就是发挥人之主体性和创造性的活动，也就是文学艺术和思想理论的创造。但人类社会还远没有达到这样充分发达的理想状态，现在设想人工智能取代人类所有的活动包括智力的活动，都是言过其实、庸人自扰。有人用 DeepSeek 写旧体的格律诗，说写得比一般人好，以此证明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取代诗人的创作。这也是片面的说法。律诗用韵，讲平仄格律，要求对仗，有严格的规则，在这个意义上，诗的格律有点像棋谱，有一定的规律可循。而在大量语料库数据的基础上，按照规则生成文本，恰好是人工智能所长，所以让 DeepSeek “写诗”，并不是那么出人意料。况且在现代社会，人们使用白话而不熟悉文言的表达，所以现代人写旧体的格律诗，较难写出高水平的作品，DeepSeek 在海量旧体诗语料库的基础上生成的文本合乎平仄格律，包含常见的古典诗词的语句和意象，的确可能超过一般水平。但这种像诗的文本只是从大量语料库中取来的平均值，只能取代上面提到过的语言金字塔的一般水平之下层级，而不可能达到一般水平以上层级。我见过几首朋友用 AI 生成的旧体诗，基本上是一些词句的拼凑，没有全盘的意境，且往往有平仄格律的错误。真正的文学作品哪怕是律诗，其最重要的是诗人真情实感的表现，而那是人工智能既不可能有，也不可能做到的。杜甫曾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人工智能产生的所谓“诗”，

① 陈平原：《AI 时代的教育理念与方法》，《新华每日电讯》2025 年 4 月 25 日。



没有表现人之思想感情和主体意识的“寸心”，所以不能算是诗。就像上面说到的，人工智能在很大程度上会取代一般层级的语言使用，甚至产生看起来像诗的文本，但那只会淘汰较低层级的诗，促使真正创作旧体诗的人写出水平更高的作品。

每次科学技术的改革和创新的确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人的生活方式或形态，而且每次都会有人担心其对人的能力形成挑战甚至构成威胁。尤其是随着 20 世纪数码革命和电脑的普遍使用，早就有人宣称，有了各种搜索引擎，传统的人文研究和做学问的方法就没有用处了，在搜索引擎上输入一个关键词，立即就可以获取大量的材料和数据，所以传统的学问都不必做了，不必强调多读书，也无须博闻强记了。这实在是非常愚蠢和短视的看法。说这种话的人或者不做学问，或者不欲别人做学问，所以危言耸听，就像寓言故事里那个大喊“狼来了”的人，不足采信。搜索引擎和电子版的书及索引，的确为人文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帮助，便利资料的搜寻，但以关键字为单位搜索得出的结果往往太多，不可能对一个具体词语出现的上下文语境作进一步的限定。对于文学和广义的人文研究而言，确定词语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非常重要，所以所谓“关键词”对深入讨论一个文本还远远不够。就人文研究而言，大量阅读积累起来的知识是做学问的基础，而真正的学问是把看起来杂乱无序的材料组织起来，在似乎毫不相干的地方发现隐秘的关联，又在看来类似的地方发现差异，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并且用文本的证据和清晰的逻辑论证去说明问题。我们看真正经典性的研究著作，其材料之丰富，论证之严密，都令人印象深刻。

就以东西方文学和文化的比较研究而言，钱锺书先生的著作就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他的著作往往旁征博引，用大量中西文本丰富的例证作出极具说服力的论述，而那种左右逢源的征引和联想，是使用机械的记忆和搜索都不可能做到的，例如，他在《谈艺录》里论李贺的诗常用“凝”字，“至其用‘骨’字、‘死’字、‘寒’字、‘冷’字句，多不胜数，而作用适与‘凝’字相通”。如果用人工智能搜索，或许也能够找出李贺诗里用这些字的例句，但搜索者首先得熟悉李贺诗语言的特点，总体把握他用字的情形，而钱锺书不仅是找出李贺诗里这些例句，而且进一步通过李贺诗中常用的金、石、玉、琥珀等字，概括出他的作品语言给人一种冷峻、刚硬的感觉。其中许多诗句想象奇特，如《秦王饮酒》之“羲和敲日玻璃声”，《马诗》之“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用“敲”字带出玻璃和金属的声音，产生裂冰碎玉那种硬而脆的质感，形成李贺诗特有的风格。更深入一层，钱锺书讨论李贺诗这一风格特点时，是将李贺诗与欧美一些诗人的作品相比，他说，法国诗人“戈蒂埃（Gautier）作诗文，好镂金刻玉。其谈艺篇（*L'Art*）亦谓诗如宝石精鏤，坚不受刃（*le bloc résistant*）乃佳，故当时人有至宝丹之讥（*le matérialisme du style*）……近人论赫贝尔（F. Hebbel）之歌词、爱伦坡（E. A. Poe）之文、波德莱尔（Baudelaire）之诗，各谓三子好取金石硬性物作比喻……窃以为求之吾国古作者，则长吉或其伦乎”。^①我相信，像这样基于大量阅读作品和深入了解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学比较，是机械记忆和人工智能永远也做不到的。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但由此我们可以意识到，像这样的人文研究才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做的，因为这不是一般方法和规律的机械应用，而是人的创造性的发挥，具有人文研究独特的精神文化价值。科学技术越发达，物质生产越先进，人之为人的意义就越凸显在人类精神文化的价值方面，人文学科也就越重要，这在人类历史的未来发展中必将得到强有力的证明。

编辑 屠毅力

① 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8页。